

哨所的星空

■王子冰

渡河赶路。
还有一次，萨力哈尔带着驮满给养的两匹军马赶往哨所，走到一处悬崖时，军马43号受山坡落石惊吓，后蹄踩空，瞬间落到崖下。萨力哈尔援救不及，眼睁睁地看着它坠落山涧，被奔腾的河水吞没。眼前的一幕，让他呆立很久，地上的给养也不敢再去捡，爬上马背离开时，两条腿还在不停打颤……

乌力杜尔贡四面环山，3间木屋就是官兵日常生活之处，除了一台风光互补的发电设备，到处透着原始气息——劈柴、挑水、喂马、点灯……哨长赖鹏说，发电设备储电量少，曾经带来一部24寸的液晶电视，大部分时间被闲置角落，在这样节省用电的情况下，很多时候使用电台还得靠手摇发电。

因为缺少热水器、电冰箱等生活电器，官兵想了很多招儿。
在哨所右后方的河畔，有一个5米长、3米宽、1米多深的水池，池上方用水棍撑起塑料布，这是官兵自建的“游泳池”，每周将冰凉的河水抽到池中，晾晒后使用，解决了洗澡的问题；河边的几棵松树间，用纱布围成一方小天池，里面拉上铁丝，将肉制品挂到其中，山里的温度放个三五天不成问题；“储肉间”的地上还挖有3个洞，洞底垫有纱布，通往河里，一些不耐久放的食物可以放置洞中，这是借助冰凉的河水自制的“天然冷藏室”。除此外，还有树枝搭起的晾衣间、1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菜窖、几棵枯树绑起来制成的河边“洗漱台”……

最朴素的生活方式，透露着无法言说的孤独和寂寞。

有一次进点前，军医王振亚告诉妻子要“失联”几个月，让她转告住在另一个城市的父亲。没想到，妻子因出差把这事给忘了。年迈的父亲多次联系不上儿子，情急之下买了从河南到乌鲁木齐的火车票，辗转两天找到团部，得知儿子

无恙后才放下心来，当即要买票回去。连队通过电台告知了王振亚父亲来队的消息，特批了两天假让他下山，与父亲匆匆见一面。送父亲上了火车，这个铁打的汉子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远离网络和信号，对家人的思念像藤蔓一样疯狂生长。每次补充给养，连队用车将给养送到一处叫钟山的地方，哨所官兵骑马下山接运，这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想去，因为钟山有手机信号。

去年7月，上等兵邵宗渤争取到一个接给养的“名额”，乐滋滋地骑马出发。没想到，因为道路艰险加上骑术一般，出门不久就被军马掀落马背，再上马时腿肚子都在抖。战友劝他返回，他梗起脖子，死活不同意，最后决定牵着马往山下走。25公里的山路走了7个多小时，待他走到钟山，战友们早已备好给养在等他。邵宗渤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刚听到妈妈的声音，便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
夜幕降临，抬头一片无垠星海。四级军士长陈从跃说，除了蜡烛和短暂的灯光，哨所夜里唯一的光亮就是头顶上的一片星海，这是哨所最美的时刻。

这次进哨前，陈从跃刚休完假。之前因为爷爷去世，他带着妻儿赶回家中。处理完爷爷的后事，亲友们都劝他多留两天，陪陪家人，但接到进哨的命令后，他还是提前返回连队。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乌力杜尔贡，上一次驻哨还是12年前。

那时的乌力杜尔贡条件更加艰苦，所有的电力供应来源于一台手摇发电机，使用电台时哨所10个人轮流手摇发电，才能及时与连队联系。

没电还能忍受，断粮最让人抓狂。陈从跃记得最长的一次给养中断是7天。那时哨所只剩下不到半袋面粉，官兵早上把面粉全蒸成馒头，时任哨长王新民带另一千名干部拿起自制钓竿，去河

里钓鱼准备做菜。早上出去，沿河而上，直到晚上才回来，当两人提了一网兜鱼回到哨所时，看到的是一个不少的馒头和早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战友。

星空再美，却遥不可及，远远比不上身边的幸福。哨所右侧木屋的墙上写着两句话：“蓝天白云雪山青草高山流水行路难，国旗界碑哨所军人甘愿吃苦守边防。”陈从跃说，这是王新民在12年前的建军节刻下的，仔细看去，右下角果然隐约写着“06.8.1 王”的字样。

那时候王新民的妻子因病去世不久，对爱人的思念让他久久不能释怀，经常夜里捂被哭泣。住在隔壁的陈从跃，心里也跟着难受。建军节当天，官兵在哨所举行了升旗仪式，随后王新民便带队出发巡逻，深夜方回。回来后他对着木屋的墙壁静静地站了很久，然后用刀刻下了自己的心声。

“每一颗星星都是官兵的祝福。”赖鹏说，无垠的星海见证着哨所发生的一切和官兵内心的故事。大家都说，经历过孤独才懂坚忍，守望这片星海，每个人都会铭记这段被岁月濯洗的青春，这段无可复制的军旅生涯。

几年前，上级开始派遣直升机帮助官兵进点或撤哨，比以前要安全且快捷得多。赖鹏说，有了直升机的保障，以前军马驮不动的物资可以陆续带上山，今年就建起了浴室和锅炉房，每间房子里安装了暖气。如今哨所对外的联系也不再只靠一部电台，还有一部卫星电话，方便官兵紧急时和家里通话。另外，驻地政府还有计划为每个执勤哨所通电、通公路……

哨所变迁，星海依旧。空闲时，总有老兵带着新兵，去数夜空闪烁的星星，讲述曾经驻哨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。

夜色淹没哨所，星空愈加璀璨，整个世界只剩下额尔齐斯河的水声潺潺，催人入眠……

做了军嫂才知道……

■张海宇

妻子说，按照古人的称呼方式，结婚后她的姓氏前就应该加上我的姓氏。我开玩笑说：“我姓张，你姓吴，以后叫你‘张吴氏’。”她说：“错！你姓‘军’，叫‘军人’，我也姓‘军’，叫‘军嫂’。”我一听，也对。今年3月16日，我们走进婚姻的殿堂。从此，世界上便多了个叫“军嫂”的女人。而我也时常听她说：“做了军嫂才知道……”

妻子说，做了军嫂才知道，婚前是个女汉子，婚后依然要做女汉子。某天，家里客厅的灯坏了。妻子还专门发了微信朋友圈：“灯坏了几天了，我都没有管，就等着某人回来。换了几年前，我早就爬高上低弄好了。练就的女汉子，还得装装小女子，该留给老公干的活儿就得留给他干。”朋友们纷纷点赞，还评论说：“做得好！”只是，我由于工作需要两周周末踏进家门。最后，妻子忍无可忍，只得“重操旧业”，又爬高上低给弄好了。回到家里，她对我说：“人家本想做小娇妻，却又被当成女汉子。”

妻子说，做了军嫂才知道，婚前要忍受孤独，婚后依然要忍受孤独。有次打电话，妻子对我说：“看看，结完婚，我

只不过是多了个打电话的人。”我说：“怎么，耐不住寂寞了？你不是在文章中写道‘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清贫’吗？”她说：“那不一样。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孤独是因为无人可想；认识你后，我孤独是因为想而不得见。”也许，想而不得见的孤独真的更难以忍受……

妻子说，做了军嫂才知道，婚前是未婚单身状态，婚后是已婚单身状态。每天都是自己做饭自己吃，自己逛街自己休息。还曾有人羡慕她这个军嫂：“那多好啊，每天无拘无束自由洒脱。”可是，每次她都翘首以盼，等待我回家。用她的话说，她最渴望的只是丈夫陪着吃顿家常便饭。所以只要能在家吃饭，我就老老实实去洗碗。说真的，对她亏欠太多，哪是多洗几次碗就能弥补的。

妻子说，做了军嫂才知道，婚前渴望周末，婚后更渴望周末。不同的是，婚前渴望周末是为了休息，婚后渴望周末是为了见我。因为只有到周末，我才有回家的可能。注意是“可能”，不是“一定”。也有很多次，她盼了一周，却只等来一句“这周末不休息”。她说，做了军嫂，她的要求并不高，只希

望周末两天可以见我，其他5天用来想我。而当我很长时间不能回家的时候，她又会提着吃的用的来看我。为不影响我工作，她只是送到单位门口，然后匆匆一瞥就离去。

结婚前，我跟她说，要做好给军人做妻子的准备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她说：“不后悔！”我知道，那时的不后悔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爱。结婚后，经历无数的“做了军嫂才知道”，我又问她，嫁给军人后悔吗？她依然回答：“不后悔！”此刻的不后悔是因为家国大爱。

她曾说过：“你把青春献给国家，我把青春献给你。”其实想想，她把青春献给我，又何尝不是间接地献给了国家。正是一群叫“军嫂”的女人辛苦地付出，我们这些军人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去。

身为军人，更应该疼爱妻子，因为她跟了我的姓氏，叫“军嫂”。



对垒水彩画

廖剑华作



国防纪事

乌力杜尔贡是一个多数人去了也不会去的地方。抛开地处中蒙边境一线的原因，需要骑马在崇山峻岭间跋涉十几个小时，沿途的悬崖峭壁、湍急河流和原始森林也让人望而生畏。

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越藏着无限风景。乌力杜尔贡就是这样，晴天时，天空蓝得纯净深邃，眼前青松林立，远处雪山在望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野花和青草的味道。但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可托海边防连的官兵说，在乌力杜尔贡，最美的是星空。

“乌力杜尔贡”是个深山哨所第一任哨长的名字。这是一个夏季执勤哨所，每年只有4个月驻哨期，官兵们会像候鸟一样在连队和哨所之间迁徙。

“这儿的星星很多很亮，感觉伸手就能碰到。”哈萨克族下士萨力哈尔说。他入伍5年，每年都是驻哨的一员。除了是哨所的军马饲养员，他还兼任翻译、电工、护边员队长。萨力哈尔最享受的，就是夜里躺在哨所前的草地上，欣赏头顶的这片无垠星海。

乌力杜尔贡是一个至今不通公路、不通电话、不通常明电的“三不通”哨所，从连队到哨所仅有一条山路，萨力哈尔每年都要走上几趟。在这条路上，他经历的危险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——

那次，萨力哈尔和战友骑马下山接运给养物资，在渡河时军马迟迟不肯涉水。萨力哈尔看向对岸才发现，一头成年哈熊正闯进一群牛中间，一巴掌下去，一头牛当场倒地，抽搐几下丧了命。萨力哈尔和战友迅速掉转马头，藏身到附近树林中，等到哈熊离开才匆匆

短笛新韵

照金的山

■马柱启

你裸露的躯干
曾承受过暴风雨的侵犯
你坚硬的肝胆
曾淹没过狂舞的长鞭
折断的，是他们所谓的铁链
留下的，是你光荣岁月的痕迹

靠近你高昂的头颅
抚摸你粗糙的肌肤
为你抹平伤痕的纹路
你说：“留着吧，它已不再痛苦。”

在你的后面，草木葱茏，绿满群山
山花在林间烂漫，鸟雀在枝头盘旋
风轻轻吹过，拂一把花香在胸前
照金的，我握住了你的温暖

红军墓

■兰采勇

烽火连天，血
是83年前流出来的
滴落在渝黔交界的小镇
长长的石阶堆砌为沉重的脚步
靠近五团燃烧的火焰
英姿飒爽，不灭的灯
让所有的日子亮堂
温情的词汇
成长为记忆里的摇篮

山风梳理战刀和枪声
却没能梳理出你身后的名字
如今，你站在石壕的肩上
凝视着2182平方公里的土地
强劲，用时间的距离
把一页历史铺在阳光下
让年轻的目光俯仰
一字一句地读

我只是多年后的一个稚者
走近你，呼吸也是虔诚的
莫名的感动涌向我
泪水全乱了套
注目礼，把多年的往事拾起
咀嚼成哀伤，咀嚼成
一道经久不衰的风景
注：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，是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之地。

热风冷眼

你知道中国“航空三杰”吗？恐怕知者无几。

近日，广东卫视《全球零距离》节目在讲述歼-20系列话题时，展示了一张照片，是3个貌不惊人的航空研究人员的合影。眼尖的观众一下认出，这不是传说中的“航空三杰”吗？是的，他们就是中航工业的战机总设计师：杨伟、唐长红、孙聪，被誉为“航空三杰”。

他们的知名度或许比不上一些演艺明星，但他们与大国重器密切相关，其成就如雷贯耳：杨伟，歼-10双座战机、FC-1“枭龙”、歼-20总设计师；唐长红，歼轰-7A“飞豹”、运-20总设计师；孙聪，歼-11、歼-15舰载机、歼-31“鹞鹰”总设计师。这几型飞机足以让全球对我们刮目相看。

还有更奇妙的事情：杨伟和唐长红竟来自同一所大学、同一个宿舍，还是睡上下铺的兄弟。有网友赞叹：“中国最牛宿舍，上下铺的兄弟一起造飞机！”“神奇的西北工大1978级5382宿舍！国之栋梁。”

这3位总师曾经历过军工企业发展的缓慢期，他们知道，国家要屹立于世界，必须有大国重器。所以，不管外面赚钱的市场多么热闹，甚至当年一些行业内的伙伴改行去造电冰箱、洗衣机的時候，他们没有心猿意马，始终肩负国家使命，坚守岗位，默默无闻地研制大国重器。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，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“杨伟们”便是这样的人。

其实，中国不乏这样一些有理想、有情怀的脊梁人物，不过我们一些媒体很少给予关注。记得几年前一个国际军事装备会议，一名与会的美国军工高官对中国代表说了发自内心的话：“中国军工这些年的确快速发展了，但是我以为赶上我们美国，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然而，让我们感到可怕的，不是你们现在的发展速度，而是你们一大批青年人的快速成长，比如每次你们发射卫星，坐在总控中心的科学家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，这才是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，我们美国做不到，欧洲各国都不行，未来属于你们中国。”

这名美国人的评论是否有夸张暂且不论，一大批有国家情怀的年轻人迅速成长，的确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，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鲜见他们的影子。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不为名利、为国家强大舍弃一切的国家栋梁宣传不够，所以今天很多国人不知“航空三杰”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

反思。
一个时期以来，一些媒体的镜头和笔触更倾向于报道活跃荧屏及银幕的演艺明星。观众也常常为这些明星捧场叫好。假使这些媒体以较多篇幅宣传像杨伟、唐长红、孙聪这样优秀的科学家，或许北京一些演艺公司门口不会聚集那么多做梦明星梦的年轻人。

所幸，很多坚决传播正能量、宣传当代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人才的媒体正引领新潮流。如此，我们的舆论宣传才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。比起演艺明星的琐碎日常和绯闻炒作，像“航空三杰”一样的国之栋梁才是中国大众应该真正关注的对象。当社会出现更多栋梁之材并被视为榜样时，人民才真正有信仰，国家才真正有力量，民族才真正有希望。我们呼唤更多的媒体把焦点对准真正的明星，为宣扬社会正能量尽职尽责。

血性

■张长国

“保安李”一直对退伍后当保安的白小兵有些成见。这倒不是因为他和白小兵有什么过节，只是在他看来，像白小兵这样30多岁的年纪，正是该风风火火奋斗的时候，而白小兵却选择当保安，虽安分守己但总感觉缺乏一种上进的劲头。“还曾是军人呢，没有奋斗的血性！”“保安李”有时这样想。

“保安李”快50岁了。他和白小兵一班岗，每天就是在岗亭里开放拦门杆，收发快递，事情不多。那天上午发生的一件事，更让“保安李”感到白小兵没有军人的血性。小区的大门设有门卡，如果没有小区的证件，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。一名业主大概是长年在外地，不经常回来，这次回来没带证件就要往里进，但被白小兵拦下了。白小兵的意思是，没有证件就不能进入。气得业主大骂他是“死脑筋”。僵持了好大一阵子，最后业主给家属打了电话，确认是小区住户后才被放行。在“保安李”看来，谁要是这样骂他，他早就一拳挥过去了。但白小兵就忍了，真没血性！“保安李”心里这样认为。

这天，又该“保安李”和白小兵值班，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，就听外面有人大喊：“不好了，失火了，快救火！”两人赶忙跑到院子里一看，一栋楼房的二楼窗口已经冒出浓烟。一个男人正疯狂地在楼下叫喊：“我的老婆和孩子还在屋里呀……”这个男人正是那天在门口骂白小兵“死脑筋”的人。“保安李”哆哆嗦嗦掏出手机准备拨打火警电话时，就见白小兵已拎着岗亭里的干粉灭火器冲向着火住的楼。“保安李”见状，急忙跑到配电室拉下这个楼的电闸。

从「航空三杰」想到的

■陈先义

一个时期以来，一些媒体的镜头和笔触更倾向于报道活跃荧屏及银幕的演艺明星。观众也常常为这些明星捧场叫好。假使这些媒体以较多篇幅宣传像杨伟、唐长红、孙聪这样优秀的科学家，或许北京一些演艺公司门口不会聚集那么多做梦明星梦的年轻人。

所幸，很多坚决传播正能量、宣传当代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人才的媒体正引领新潮流。如此，我们的舆论宣传才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。比起演艺明星的琐碎日常和绯闻炒作，像“航空三杰”一样的国之栋梁才是中国大众应该真正关注的对象。当社会出现更多栋梁之材并被视为榜样时，人民才真正有信仰，国家才真正有力量，民族才真正有希望。我们呼唤更多的媒体把焦点对准真正的明星，为宣扬社会正能量尽职尽责。

